

俏皮话

四千条

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

俏皮话 4000 条

马清文 吕 仪 选编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·北京

责任编辑 里 林

封面设计 缪印堂

封面题字 陶 阳

俏皮话4000条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875 字数: 10万

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0,000 册

书号: 10229·0566 定价: 0.95元

前 言

俏皮话是隐语的一种，在学术上通称作歇后语。然而，在民间，特别是在北方的民间，人们却从来都习惯地把它称作俏皮话。假如我们到乡间去问一位老农，他虽然常说、常听俏皮话，却未必知道“歇后语”这个名称。因此，作为一部取自民间、又期望它能回到民间去的通俗读物，为使本书的书名更为大众化，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，我们还是选择了“俏皮话”这个称谓。

俏皮话是现代汉语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表达方式，它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得相当频繁，无论在城镇劳动者还是在农民群众的言谈中，几乎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。

俏皮话一般都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。譬如形容或讽刺一个倚仗权势横行霸道的人行将倒台时，人们就常常使用俏皮话：

秋后的蚂蚱——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
实际要说的是它的后一部分，前一部分则是一个比喻。再譬如，当形容某种情况或处理某件事情的方

式方法，一如既往而不发生什么变化时，人们常常使用俏皮话：

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（舅）。

实际要说的是后一部分，前一部分则是利用一个形象的动作推导出“照舅”二字，再利用“舅”与“旧”的谐音，而引出所要说的“照旧”的本意。再如当人们感叹自己受到某种冷遇、虐待或感到对方并不看重自己时，又常常使用俏皮话：

抱着孩子进当铺——自己当人，人家不当人。

前一部分引导出后一部分之后，再利用“当”字既可作“作为”解又可作“抵押借贷”解的双关义，引导出所要说的真意。

不难看出，俏皮话正是通过前一部分中的譬喻、双关、谐音等各种修辞手段，以推导出所要表达的后一部分。它用一个或几个曲折，把本意拐弯磨角地说出来，既耐人寻味，又可加深印象，使人感到同样的意思经这样一说，就显得更加幽默、生动、巧妙和逗趣。由此可见，俏皮话的确是很俏皮的。

俏皮话是创作于口头、使用于口头且流传于口头的。它和其他的民间口头创作一样，在流传过程中始终都在不断地被修改，被加工，被丰富着，所以既无人关心原作者是谁，更无从知道原作者是

谁，只能说它是一种群众性的集体创作。因此，俏皮话具有民间口头创作的各种特性，如集体性、匿名性、流传性、变异性等等。

俏皮话使用得当，可以增添语言的风趣，活跃谈话的气氛。当然，俏皮话也不宜随意使用，尤其是在庄严、肃穆的场合更不宜使用。如使用失当，也易流为贫嘴薄舌，甚至弄巧成拙，产生不良后果。因此，使用俏皮话，一定要慎重。

俏皮话在我国古典文学著作中偶有使用，但为数不多。在近代及现代文学著作中，俏皮话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，特别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，使用得相当频繁，而且新的俏皮话也在不断涌现。应当指出，民间流传的俏皮话，内容非常庞杂，其中既有许多精华的部分，但也有不少趣味低下、语言粗俗、内容不健康的混杂其中。这是我们在收集和使用，更加需要慎重对待的。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歇后语大全》，共收俏皮话六万余条；作为一部供科研用的资料总汇，自应兼容并蓄，尽量求全，内容虽稍涉芜杂，亦自有其必要。考虑到该书内容主要着重于资料性而不适于作为读物，且因份量过重，一般读者未必都能购读，因此，该社编辑部委托我们以《歇后语大全》为基础，选取其中内容基本健康、语言比较优美、且在民间流传较广的四千多条作品，编成这

本《俏皮话》，以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之用。

本书入选的作品均按各条首字之汉语拼音顺序排列；在同一首字中又按第二、三个字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。全书共按汉语拼音之第一个字母分作A、B、C、D……二十三辑。（同一辑中的作品按上述原则进行编排，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标出每组首字的汉语拼音。）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取舍的角度和尺度也不一定得当，在选编工作中难免有失当欠妥之处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六年八月

A

阿奶煮汤圆，阿爸撑航船——汤里来，水里去。

阿瞎看洋片——白花钱。

矮子踩高跷——猛长一截。

矮子放风筝——出手不高。

矮子看戏——别人道好，他也道好。

矮子里面选大将——短中取长。

矮子爬楼梯——步步登高。

矮子骑大马——上下两难。

爱克斯光照人——看透你了。

鹤鹑的尾巴——不长。

按倒牛头喝水——办不到。

按下葫芦起了瓢——顾了这头顾不住那头。

按住电铃不抬手——老是想（响）。

肮脏他娘哭一夜——肮脏死啦。

B

八级师傅学艺——精益求精。

八两半斤——一般大。

八亩田种一棵蒜——是根独苗苗。

八十公公挑担子——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八十老汉吹笛子——上气不接下气。

八十老翁赛干劲——老当益壮。

八十里不换肩——抬杠好手。

八十岁不留胡子——装清孙子。

八十岁的妈妈扎红头绳——老来俏。

八十岁嫁屠户——不图养儿只图吃。

八十岁老汉扛石碾——力不从心。

八十岁老太太打哈欠——一望无涯（牙）。

八十岁老头牵猴子——玩心不退。

八十岁学小旦——难为情。

八十岁演员扮孩子——返老还童。

八五炮打苍蝇——得不偿失。

八仙吹喇叭——神气十足。

八仙过海——各显其能。

八仙过海——能行风的行风，能下雨的下雨。

八仙桌打撑子——四平八稳。

八仙桌儿盖井口——随得方就得圆。

八仙桌上摆夜壶——不是个家伙。

八月的核桃——满人（仁）了。

八月节送鸡子儿——没这道理（礼）。

八月里的柿子——越老越红。

八月十五办年货——赶早不赶晚。

八月十五过年——还差几个节气。

八月十五卖门神——太早。

八月十五磨年面——早办。

八月十五捉个兔子——有你过节，没你也过节。

叭儿狗咬月亮——不知天有多高。

叭儿狗掀门帘——全仗一张嘴了。

巴掌心里长胡须——老手。

芭蕉插在古树上——粗枝大叶。

耙耙吊在二梁上——望得眼饱肚中饥。

拔节的高粱——节节高。

拔了萝卜栽上姜——一茬比一茬辣。

拔了桩的篱笆——七倒八歪。

拔萝卜栽葱，撵狐狸来狼——一茬比一茬辣，一伙
比一伙凶。

把棒呼狗——必不来。

把状元关到门背后——埋没了人才。
霸王请客——去也得去，不得也得去。
霸河的藕——心眼儿多。
掰着狗屁股亲嘴——不知香臭。
白布掉到染缸里——提到黄河洗不清。
白布上盖墨印——黑白分明。
白布做棉袄——反正都是理（里）。
白脖子尿克螂——有点特色。
白菜熬豆腐——谁也不沾谁的油水。
白菜地里耍镰刀——把咯（棵）唠（捞）散了。
白骨精跟猪八戒吊膀子——一个想吃肉，一个想沾光。
白鹤流眼泪——想愚（鱼）了。
白鹤落到鸡群里——高众一头。
白开水画画——轻（清）描淡写。
白蜡杆子翻场——独挑儿。
白脸狼带草帽——假充好人。
白娘娘吃了雄黄酒——现原形。
白娘子与法海斗法——精打光。
白水里揭奶皮——办不到。
白水煮萝卜——淡而无味。
白糖拌黄瓜——干（甘）干（甘）脆脆。
白糖拌苦瓜——又甜又苦。
白糖包砒霜——毒在里面。

白糖涂到鼻尖上——看到吃不到。

白糖蘸蜂蜜——甜上加甜。

白眼狼带草帽——假充好人。

白纸上写黑字——清清楚楚。

百合地里栽甘蔗——苦根甜苗。

《百家姓》读掉头个字——开口就说钱。

百九十六——二百五。

百灵鸟碰到鹦鹉——会唱的遇上会说的。

百亩田中长棵谷——独苗。

百年松树，五月芭蕉——粗枝大叶。

百年松树作烧柴——大材小用。

百页窗里瞧人——把人看邪（斜）了。

百丈高的灯台——照见别人，照不见自己。

百只麻雀炒一盘——只见嘴多。

柏油路上跑马车——没辙。

摆船运蚂蚁——度（渡）量太小。

败家子回头——金不换。

拜把子兄弟开茧店——结党营私（丝）。

拜罢天地去要饭——没过一天好日子。

拜佛走进吕祖庙——找错了门。

扳不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够人样。

扳不倒坐大车——没有稳当劲。

扳不倒盖被子——人小辈（被）儿大。

扳不倒坐烧饼——面上的人。

搬屁股上树——自己抬自己。

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——自作自受。

搬手紧螺帽——丝丝入扣。

板凳上挂铃铛——想（响）到哪做（坐）到哪。

板栗连壳吞下肚——千针万刺痛在心。

板上钉钉子——没跑了。

半边铃铛——想（响）不起来。

半道捡个孝帽进灵棚——不知死了谁。

半吊子的一半——二百五。

半个铜钱——不成方圆。

半空翻跟头——早晚要落地。

半空落大雪——天花乱坠。

半空云里伸出个巴掌来——高手。

半空中挂剪刀——高才（裁）。

半空中挂口袋——装疯（风）。

半两人说千斤话——好大的口气。

半路上拾碗片——凑词（磁）儿。

半天空里吹喇叭——想（响）得高。

半天空里抹浆糊——胡（糊）云。

半天云里打靶——放空炮。

半天云里跑牲口——露了马脚。

半天云里射靶子——高见（箭）。

半天云里响炸雷——惊天动地。

半天云中的铜锣——落到哪里都当当响。

半头砖炒豆腐——有软有硬。

半夜吃黄瓜——不知头尾。

半夜吃柿子——单拣软的捏。

半夜修水桶——瞎估（撞）。

半夜叫城门——找着碰钉子。

半夜看天——没量（亮）。

半夜里扯裹脚——扯起一条是一条。

包老爷断案——六亲不认。

包老爷审堂——是非分明。

包龙图断案——铁面无私。

包子里面加砒霜——陷（馅）害人。

苞米面做元宵——捏不到一块儿。

剥得皮的蛤蟆——临死还要跳三跳。

剥了皮的蛤蟆，烂了根的葱——眼不闭，心不死。

剥了皮的高粱秆——光棍一条。

薄刀切豆腐——两面光。

薄砂吊儿里头煮元宵——肚子里有，嘴里道（倒）

不出来。

宝塔顶上的宝葫芦——尖上拔尖。

保护视力——小心眼。

抱泥菩萨洗澡——淘神费力。

抱琵琶进磨房——对牛弹琴。

抱起木炭亲嘴——碰一鼻子灰。

抱起元宝跳井——舍命不舍财。

抱窝的鸡蛋——外表没变，里面可变啦。

抱着棍子推磨——死转圈。

抱着干柴救火——帮倒忙。

抱着孩子拜天地——双喜临门。

抱着孩子进当铺——自己当人，人家不当人。

抱着孩子推磨——添人不添劲。

抱着黄连敲门——苦到家了。

抱着黄连做生意——苦心经营。

抱着葫芦不开瓢——死脑筋。

抱着金砖跳海——人财两丢。

抱着木炭吃个饱——嘴黑心也黑。

抱着小孩纳鞋底——连个扎针的空都没有。

爆竹店起火——自己庆贺自己。

爆竹店里失火——想（响）得心疼。

爆竹店里失火——一响全响。

爆竹捻脾气——见火就着。

爆竹脾气——一点就着。

杯水车薪——无济于事。

背儿媳过河——没讨到好，反落个没趣。

背锅翻筋斗——两头不落实。

背锅上坡——钱（前）缺。

背起灵牌上火线——要拚命。

背起锣鼓上门——讨打。

背起磨子唱戏——费力不讨好。

背着八面找九面——没见过世（十）面。

背着八仙桌子下井——随方就圆。

背着儿媳妇过河——吃力不讨好。

背着甘蔗上楼梯——步步升高节节甜。

背着棺材赶路——寻死去。

背着哈哈镜走路——不怕后人见笑。

背着黑锅做人——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。

背着棉絮过河——越背越重。

背着婆娘看戏——丢丑又受累。

背着石头上泰山——受累不讨好。

背着算盘满街走——找仗（帐）打。

背着喇叭上飞机——吹上天了。

背竹竿进巷子——直来直去。

北方缺竹子——哪来这么多的损（笋）。

背后挂镜子——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。

背人偷酒吃——冷暖自知。

背人进鸡窝——不简（捡）单（蛋）。

背手作揖——没那一理（礼）。

背心里长臭虫——久仰（痒）。

背着手撒尿——不服（扶）。

被面补袜子——大材小用。

被窝里不见针——不是婆婆就是孙。

被窝里打拳——有劲使不上。

被窝里的跳蚤——翻不了天。

被窝里挤眉弄眼——自己胡弄自己。

被窝里撒香水——能闻（文）能武（捂）。

被窝里伸出一只脚——你算几把手。

本他妈杀丈夫——不要老本了。

笨厨子做菜——荤素一锅熬。

笨人下棋——死不顾家。

镢子当眼镜——看不穿。

逼着公鸡下蛋——办不到。

鼻凹上抹砂糖——舔不着，吃不着。

鼻窟窿望人——有眼无珠。

鼻梁上架望远镜——眼光看得远。

鼻梁上推小车——走投（头）无路。

鼻涕流到嗓子里——吃亏沾光没外人。

鼻涕流到嘴里——各人吃各人的。

鼻烟不吸——装着玩。

鼻烟壶掉到醋缸里——酸的闻不得了。

鼻子里插大葱——装相（象）。